

異學角飛經第十

聞如是。佛在王舍國多烏竹園中。為國王大臣長者人民所敬事。以飯食衣被臥床疾藥。共所當得。時梵志六世尊。不蘭迦葉。俱舍摩却梨子。先跪鳩墮羅知子。稽舍今陂梨。羅謂娑加遮延。尼焉若提子。是六尊亦餘梵志。共在講堂議言。我曹本為世尊。國王人所待敬。云何今棄不復見用。悉反承事沙門瞿曇及弟子。念是釋家子。年尚少學日淺。何能勝我曹。但當與共試道。乃知勝不耳。至使瞿曇作一變。我曹作二。瞿曇作十六。我曹作三十二。轉倍之耳。便共與頻沙王近親大臣語重謝。令達我曹所議變意大臣即便宜白王如語。王聞大瞋恚。數諫通語臣已。便還歸里舍。眾梵志忽見佛獨得待敬巍巍。便行到王宮門。上書具說變意。

王即現所尊六人向瞋恚大罵。王已見諦。得果自證。終不信異學所為。便謂傍臣。急將是梵志釋。逐出我國界去。梵志見逐。便相將到舍衛國。佛於王舍國教授竟。悉從眾比丘。轉到郡縣。次還舍衛國祇桓中。梵志等不忍見佛得敬巍巍。便聚會六師。從諸異學。到波私匿王所。具說其變意。王即聽之。便乘騎到佛所。頭面著佛足竟一面坐。叉手求願。諾世尊道德深妙。可現變化。使未聞見者生信意。已聞見者重解。使異學無餘語。佛語王言。却後七日。當作變化。王聞歡喜。繞佛三匝而去。至期日。便為作十萬坐床。亦復為不蘭等。作十萬坐床息。時舍衛人民。悉空城出觀。佛出威神。時梵志等。便各就座。王起白佛。諾世尊可就座現威神。是時般識鬼將軍。適來禮佛。聞梵志欲與佛拈道。便作風雨吹其座。復雨沙礫。

上至梵志。膝者至髀者。佛便出小威神。使其座中悉火燃。炎動八方。不蘭等。見佛座燃如是。悉歡喜自謂道德使燃。佛現神竟。炎燃則滅梵志等乃知非其神所為。便向內憂有悔意。佛即起師子座。中有一清信女。有神足。起又手白佛言。世尊不宜勞神。我欲與異學俱現神。佛言。不須自就座。吾自現神足。貧賤清信士須達女作沙彌。名專華色。與目捷蘭俱往白佛。世尊不宜勞威神。我今願與之共捨道。佛言不須且自還座。我自現神足。佛意欲使眾人得福安隱。悉愍人天令得解脫。復伏梵志等。亦為後世學者作慧。使我道於未來得住留。佛時現大變神足。即從師子座飛起。往東方虛空中步行。亦箕坐倚右脇。便著火定神足。出五色光。悉令作雜色。下身出火。上身出水。上身出火。下身出水。即滅乃從南方來。

復滅乃從西方來。復滅乃從北方虛空中住。變化所作。亦如上說。坐虛空中。兩肩各出一百葉蓮花。頭上出千葉華。華上有佛坐禪。光明悉照十方。天人亦在空中。散花佛上。皆言。善哉佛威神。悉動十方。佛即攝神足。還師子座。是時梵志等。默然無言。皆低頭如鳩睡。時持和夷鐵。便飛於虛空。見炎炯然可畏。但使梵志等見耳。適現子曹。便大恐怖戰慄。衣毛皆豎各各走。佛便為雨眾人。廣說經法。說布施持戒善見天徑薄說愛欲好痛說其災害著苦無堅固。佛以慧意。知眾人意濡住不轉。便為說四諦。中有身歸佛者。歸法者。歸比丘僧者。有長跪者。受戒者。有得溝港者。得頻來者。得不還者。是時人民。皆共生意。疑何因緣棄家為道。復有鬪訟。佛即知子曹疑。便化作一佛。著前端正。有三十二相。衣法衣。弟

子亦能化作人。化人語弟子亦語。佛語化人默然。化人語佛默然。何以故。正覺直度正所意故。化佛即右膝著地。向佛叉手。以偈難問言

鬪訟變何從起	致憂痛轉相疾
起妄語轉相毀	本從起願說佛
坐憂可起變訟	轉相嫉致憂痛
欲相毀起妄語	以相毀鬪訟本
世可愛何從起	轉世間何所貪
從置有不復欲	從不復轉行受
本所欲著世愛	以利是轉行苦
不捨有從是起	以故轉後復有
隨世欲本何起	從何得別善惡
從何有起本末	所制法沙門說
亦是世所有無	是因緣便欲生
見盛色從何盡	世人悉分別作
所從欺有疑意	亦是法雨面受

念從何學慧跡	願解法明學說
所有無本從何	無所親從何滅
盛亦滅悉一義	願說是解現本
有亦無著細濡	去來滅無所有
盛亦滅義從是	解現賢本盡是
世細濡本從何	著世色從何起
從何念不計著	何因緣著可色
名色授著細濡	本有有色便起
寧度癡得解脫	因緣色著細濡
從何得捨好色	從眾愛從何起
所著心寧悉盡	諦行知如解脫
不想想不色想	非無想不行想
一切斷不著者	因想本戲隨苦
我所問悉已解	今更問願復說
行淫悉成具足	設無不勝尊德
是極正有何邪	向徑神得果慧

尊行定樹林間 無有餘最善說

知如是一心向 尊已著不戒行

疾行問度世間 斷世捨是彼身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佛說義足經卷上